

LEÇONS SUR L'HISTOIRE

Raymond Aron

〔法〕雷蒙·阿隆 著 张琳敏 译

历史讲演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

LEÇONS SUR L'HISTOIRE

Raymond Aron

历史讲演录

〔法〕雷蒙·阿隆 著 张琳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讲演录 / (法) 阿隆著; 张琳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2

(睿文馆)

书名原文: Leçons Sur L'Histoire

ISBN 978-7-5327-7058-8

I. ①历…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719 号

Raymond Aron

LEÇONS SUR L'HISTOIRE

© Editions de Fallois, Paris, 1989

根据法卢瓦出版社 1989 年版译出

图字: 09-2008-298 号

历史讲演录

[法] 雷蒙·阿隆/著 张琳敏/译

责任编辑/范炜炜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330,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4,000 册

ISBN 978-7-5327-7058-8/K·243

定价: 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前 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所讲的两门课，一门是1972—1973年间的“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另一门是1973—1974年间的“历史世界的建立”。如果后来的几篇文章不算的话，那么这两门课便构成了阿隆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思的最终状态。

这种反思始于30年代，显现于1938年的两部著作^①中，在一定程度上它始终伴随着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道路，其在1946年到1960年所写的文章——后收于1961年出版的《历史意识的维度》^②一书中，均能作为见证。在1963—1964学年期间，阿隆也在索邦大学一门题为“历史与哲学”的课上重新回到了历史认识批判所提出的问题上。

然而从1965年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出现了要进行一种真正新颖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雷蒙·阿隆先后在1965年、1967年受英国阿伯丁大学“吉福德讲座”的邀请，以“论思想中与行动中的历史意识”为题目进行了两个系列讲座。在此他提出了两点：

“要把盎格鲁-撒克逊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结果与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及现象学家们的哲学思考方法互相对照，对历史认识问题重新审视，这是我从《历史哲学导论》中得到的灵感；要像我在《导论》一书最后一页上所预告的那样，写一本谈论历史中的行动的书。”^③

这个大计划应该能诞生出三本著作，策划为《吉福德讲座》三卷。一本是《历史与暴力辩证》，已经在1973年出版。由于在吉福德讲座的

两个系列之间开了一年关于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课，因此该书得以筹备出来。在前言中，雷蒙·阿隆预告：

“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认识的现象学之间的对照，将会出现在第二卷中；一种关于历史行动的理论，或者关于历史中的政治理论，将为本系列画上句号（或者说，应该能画上句号，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但这后两卷并没有好好进行下去。这种关于历史的新反思开始于阿伯丁大学的讲座，后来只在本书所编辑的法兰西学院的两门课中延续下去。作为英式橄榄球爱好者，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一段讲课时光，并把它作为要“转化”成书的“试投”来介绍：他当然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总是说1972—1973年与1973—1974年的课程说到底还不值得作这样一个转化^①。在后面一章中，他提起1977年打击他的血栓病，还是补充说：

“那时候，我还不排除写那应该排在《历史与暴力辩证》以及我有关马克思本人的最后一卷作品^②之后的两卷书的可能性。我相信我还有时间、有足够的力量。1977年4月以后，我开始怀疑该死的心栓是否还会让我拥有这种时间和力量了。^③”

①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历史哲学导论》），Gallimard，1938年，1986年重版，由S·梅叙尔（S. Mesure）作评，Gallimard；*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批判的历史哲学》），Vrin，1938年，1987年重版，由S·梅叙尔作评，Julliard。

②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历史意识的维度》），Plon，1961年，1985年重版，并附有P·西蒙（P. Simon）的参考书目一份，Plon-Agora。

③ *Histoire et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历史与暴力辩证》），Gallimard，1973年，第7页。我们根据阿伯丁大学提供的吉福德讲座课程提纲校正了讲话日期——阿隆于1962年、1965年在此文本中加入的那些日期。在《历史哲学导论》的最后一页上（重版本第437页），有一条注预告了另一本旨在“使人理解人与哲学之当下处境”的书。

④ *Mémoires*（《回忆录》），Julliard，1983年，第660页。

⑤ 这卷书应该与1976—1977年间法兰西学院的讲课对应，有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de Marx*）。

⑥ *Mémoires*（《回忆录》），第688—689页。

该章节就在如此的表述中结束了：在这种条件下，在“历史思辨”领域中，“扣上 1938 年开始的环儿”来写那几卷书的计划只得放弃，于是也就促成了另一项只需“较少脑力”的工作，这便是 1983 年出版的《回忆录》。

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反对雷蒙·阿隆自己的判断而认为 1972—1973 年与 1973—1974 年的“试投”应该立刻“转化”出来。那些反思与一本成形的书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于是便只能如此，将这些文本作为讲演呈现出来，像是雷蒙·阿隆讲授的见证一般：本书将作为雷蒙·阿隆《全集》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假如《全集》中没有给阿隆教授生动的话语留下一席之地的话，也是不尽如人意的。在雷蒙·阿隆自己给《工业社会十八讲》——该书也是直接加工自讲课内容——写前言的时候，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出版的局限以及不可取代的优势：

“这个课程是研究中的一个片刻，为学生而准备的研究工具，它提示了一种方法，勾画出概念，带来了一些事实和想法。它保留着，也无法不保留，讲授与即兴的痕迹。这些讲演都不是事先起草的，因此风格就是言语的风格，带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之后的修改能够改进却无法彻底避免。^①”

以上评价对我们出版的这些从未发表过的稿子也同样适用。而且还要补充一点，这些稿子都带着那份本身就激情四射的尝试：在《导论》出版约 40 年后，那些始于狄尔泰与德国传统的问题，在由当代盎格鲁-撒克逊认识论所更新的背景中，发生了转移——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而本书试图把这些转移纳入历史认识的问题中。它不仅带有始终与时俱进的考虑——这是一种对讨论与矫正持开放态度的特征，还有打赌的意思：使两种表面上正好相反的传统进行对话，把一者的所

① *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工业社会十八讲》），Gallimard, Idées, 1962 年，第 7 页。

思所虑翻译成另一者的要求。

本书集中的课程文本是在两种文档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份是在讲演录音的基础上产生的打字稿。这个稿子便是这项想要最贴切地保持原汁原味的鲜活话语的工作基础：当然书写版本总有做些调整的需要，不过那是很细微的，在纯属修辞的范围内。

——另外我们还有雷蒙·阿隆为准备讲课而起草的一些手书笔记。这些笔记有些包括完整写下的展开段落，有些（常常）只是极度省略的提示。通过与那些书面展开段落的对照，我们得以确定口头授课的记录版本，有时还能使之更精确。特别是，这些课程笔记使得我们能部分地补充缺少的三堂课，因为这几课的课堂打字稿丢失了：这三课的文本，当然只具雏形，在本书中以楷体^①显示。如果把它们和其他课对照着来读，就能发现雷蒙·阿隆授课的即兴发挥是何等惊人。

各章的标题都是雷蒙·阿隆本人所定的：在他的课程笔记中可以看到。

此外，我们还附上了：1) 雷蒙·阿隆本人以法文所写的 1965 年、1967 年吉福德讲座课程提纲（曾以英文出版）；2) 雷蒙·阿隆为他的这两门课所写的课程提要，摘自法兰西学院年鉴。

在本书还有一些注释，仅限于提供讲演中所提到的著作的必要线索。

在此一定要感谢苏珊·阿隆（Suzanne Aron）与多米尼克·施纳佩尔（Dominique Schnapper）在本书编辑中的友好协助。同样也要感谢雷蒙·阿隆学院（Institut Raymond Aron）热情、高效的帮助，以及伊丽莎白·迪塔特（Elisabeth Dutartre）在辨认手稿的过程中弥足珍贵的耐心。

西尔维·梅叙尔

① 原文为“斜体”。——译者

目 录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1972—1973 年）	001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	003
马克思主义与元科学	020
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	036
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	055
从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到分析	072
历史是什么？	087
编年史与历史	103
历史解释	121
历史解释与理解	136
理解与叙事	153
故事与历史（Story and History）	171
论因果分析	174
过渡	191
历史世界的建立（1973—1974 年）	197
课程主题	199

217	……	经济学个体主义
232	……	方法论个体主义
246	……	波普尔与历史哲学
263	……	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
279	……	责任·有罪性·意向
295	……	从叙事到科学
310	……	从叙事到科学（续）
327	……	历史与社会学
343	……	微观事件与整体
358	……	三种客观化模式
373	……	实践整体与再生产
387	……	解释与叙事
393	……	补充
395	……	吉福德讲座课程提纲：论思想中与行动中的历史意识
434	……	课程提要（法兰西学院年鉴摘要）
448	……	人名对照表
457	……	作者其他作品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

(1972—1973 年)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

在第一课中，我会试着概述这门名为“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课程主题。我在一个补充性的形容词前有点退缩：“盎格鲁-撒克逊”分析哲学，因为分析的历史哲学仍是英美学界的专利事业，而这一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都是英文出版的。

我会试图让你们明白以下两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德国历史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分析的历史哲学”。

有关“历史主义”这一术语，我想这个词的定义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还算容易避开：“历史主义”（historisme 或 historicisme——在一般用法或哲学用语中，这两个词并不作真正的区分），卡尔·波普尔爵士将其用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在哲学著作中的一般含义并不对应。卡尔·波普尔把一本小书取名为（该书有法语译本）：《历史主义贫困论》^①。在这本著作中，波普尔是如此理解“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历史看作是由人类所屈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指挥、决定的。这关乎一种历史的决定论表述，其所采用的形式就是历史规律，主持着人类发展演进之整体运动的历史规律。本质上，这就是宣称知晓未来，或者说确立宏观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

这种对于“历史主义”一词的诠释并不常见。我要是现在引用两本德语经典文献，你们就会看到这个术语有不同的意思。

这两本书分别是迈内克所著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和同样经典的特

罗赤所著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②。在迈内克或特罗赤那里，“历史主义”（Historismus）指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历史观念：人类的发展演进由其时代与社会之基本的多样性所决定，也就是由每个社会或每个时代之特有多元化的多元化所决定。这种多样化说法的一大后果就是价值相对主义，这与启蒙时代的概念相对立，启蒙时代学说认为存在着人类的普遍价值，普遍价值与理性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迈内克和特罗赤的说法更常见，然而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难点。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大致上说这个“历史主义”就是指人类本质上的多样性，以及思考方式、感受方式、意愿方式、判断是非方式上本质的多样性，那不过是以历史角度进行思考的一个方面，一个相对浅薄的方面。从不同时代所产生的精神世界之多元化出发，德国历史主义滑向了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表述，历史被当作是创造者的发展演进：人在时代中创造精神世界，这是他的作品，同时也是他的存在，即人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自命不凡地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假如我们中的每个人看着这个我们所属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像处在我们以外那样。这样说来，一方面我们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的带动、指挥，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同样的社会环境或精神世界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植入观察者的意识：我被 20 世纪的法国社会所带动，这一 20 世纪的法国社会以多种方式展现在我精神或者我的意识里，而这一切只能通过我所说的语言媒介、我所用的概念、我与之对话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来展现。

① K. Popper（卡尔·波普尔），*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历史主义贫困论》），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 年；法语译本，*Misère de l'historicisme*，巴黎，Plon，1956 年（卡尔·波普尔首先以文章形式发表该书于期刊《经济学》（*Economica*）1944 年第 11 期与 1945 年第 12 期，法译本据此而作）。

② Fr. Meinecke（迈内克），*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历史主义的兴起》），慕尼黑，R. Oldenbourg，1936 年，两卷；E. Troeltsch（特罗赤），*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特罗赤文集第三卷，杜宾根，Mohr，1922 年。

这种人类发展演进的历史观，把人看作时代中永恒变化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它和其他两个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起了重要作用的思想运动有关，一个是我们称为解释学或者诠释学理论的运动，另一个是存在主义哲学或者说对于人的处境的反思。

有关解释学，它又和贯穿整个 19 世纪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运动有关。如果要概述解释学的根本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我们试图重建或者复活的过去，对我们来说，只能靠着它所留下的遗迹而存在，靠着那些我们的先人所造的建筑、他们试图表达想法的作品而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思考历史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诠释”。诠释那些过去的人们所写的语言或者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建筑：所有的历史认识都是人对人的了解，或者说是解密。这是一种对凝固在书写中的语言的解密，这是一种对过去的文明所存留下的东西的解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献学就是一项解释学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认识本质上就是对他者的语言的诠释，这种语言可以是石头构成的语言，也可以是词语构成的语言：艺术史，就是诠释作品，过去的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与我们对话；而哲学史就是诠释哲学著作，以哲学著作作为媒介，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人们继续对我们说话。这样说来，诠释就是试图对话。如果你们打开克劳德·勒佛新近出版的关于马基雅弗利的书，你们会看到他在书中建立了一套解释学理论，以此开始诠释马基雅弗利，他以某种方式，试图建立起他和马基雅弗利的对话：他，一个生活在 20 世纪、思考着当代社会的人；马基雅弗利，一个生活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城邦里、思考着城邦社会的人。^①

因此，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诠释的工作来认识

① Cl. Lefort (勒佛), *Le Travail de l'oeuvre, Machiavel* (《作品的劳动：马基雅弗利》), 巴黎, Gallimard, 1972 年。

或者理解过去以及代代相继的精神世界，解释学便和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文献学就是这种诠释的技术方面或技术元素，整个历史照这样看来就是诠释。

历史认识便要如此与诠释工作混为一谈了，于是马上就出现了又一个问题：有关诠释者的问题。因为诠释者，即历史学家，自己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和他所研究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他自身也带有他那个时代的客体精神。比方说，勒佛是从 20 世纪出发来和马基雅弗利对话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历史编撰或者历史认识是否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呢？正是有了这一考量，便产生了这样一个主导历史反思的追问：对于过去的诠释是否和历史学家所属的当前有关？是否每个时代中，历史学家都无限地重写着过去的历史？每个社会是否根据它的当下意愿而给出一个过去？出于这个观点，我们便从一开始提出的历史多样性来到了历史主义，来到了一个逻辑问题，或者说对于普遍真理或历史认识真实性的认识论问题。

这种分析，尽管简单粗糙，也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归拢在“德国历史主义”这个标签下的主题之丰富，尤其是哲学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创造者的发展演进、文化与时代的多样性、每种文化与时代的自身原创性；此外，历史认识作为诠释性或者理解性认识的特点——历史认识因此与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截然不同；还有这种认识的历史性，大概，最终还有存在本身的历史性——这就把我们带入了存在主义思潮。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这个提法也大致不超出我以上所述：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也生活在变动中。换言之，人类的存在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的特点，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造就着一个人——这个时代以及他自己对于过去所形成的观念。因此人的处境让每个人都只能做某个国家的公民，做某种独特文化的诠释者，说各种语言中的某一种，以某一个角度来看世界。

总体上这一思潮并非德国独有或德国专利，然而它首先是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传入法国，并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存在主义-历史主义运动中兴盛起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德国历史主义在拉丁语系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被广泛接受。在法国，它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义以及胡塞爾的现象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得出了对于历史理性之批判的萨特式版本。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他们自然也知道这一历史主义运动，不管他们是以海德格爾的传承者为中介，还是以处在盎格鲁-撒克逊学界主流边缘的一两个哲学家为中介。我们可以大致上说在较近的一个时期，英国人或美国人主要是通过一个意大利人——贝内代托·克罗齐——和一个英国人——科林伍德——而了解历史主义的，后者的书《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堪称是受了德国历史主义观念影响的典型。^①

如果说能用一个主题来粗略勾画出历史主义的轮廓，那么这对于我所谓的“分析哲学”却是做不到的。实际上，我不相信人们能用我刚才对你们所提到的那样的哲学主题，来定义分析哲学——就是英国和美国所搞的那套分析哲学。我相信这主要是涉及一种理性化思考的方式，一种考虑方式。我想我们可以概括或者简单化地说，分析哲学主要就是一种对语言，或者更进一步，是对各种语言进行分析的努力：分析每天所使用的语言——这就是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的牛津派哲学；或者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带有一种逻辑上严谨的努力，始终力图要确定哪些命题具有意义而哪些命题不具有、哪些命题是真的而哪些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大概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接受这样一种定义：所有的科学都是一种就现实进行描述并且指向现实的语言；哲学是一种对瞄准现实的语言

① R. G. Collingwood (科林伍德), *The Idea of History* (《历史的观念》), 牛津, Clarendon Press, 1946 年。

所进行的思考。假如你们接受的话，这是一种关于语言的语言：对于指向现实的语言所做的分析，或者对于我们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语言的分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都是二级语言。或者说，假如我们假设所谓的一级语言并非是随便什么语言，而是科学，那么我们说分析哲学根据今天已成为经典的概念来看，便希望自身是一种“元科学”。它根本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对于科学语言或者科学本身的思考或者分析。在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书目中，我们可以引用两本美国出版的著作：一本是丹托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莫顿·怀特的《历史认识的基础》^①。这些书是关于历史认识之特殊性质的思考，不同于德国历史主义途径的方法，这些书试图确定历史学家在指向现实时所用的语言究竟是什么。

结果就是，常常很难在欧洲大陆哲学家与分析哲学家之间建立对话。我要给你们讲一则真实的轶事，来说明在一个像我这样出自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人和一位英国分析哲学家之间建立对话的难度。我曾在阿伯丁就历史意识的问题做了一系列讲座。在我的一堂讲座之后有一个讨论，于是一位教授对我提了如下问题：“想象一下我对您说：在座的史密斯先生会在1983年1月5日死去。您会怎么回应呢？”我犹豫片刻之后回答说：“我会说您这是胡说八道。”讨论便停在那里了，然而其实胡说八道的人是我，因为对一个分析哲学家而言，这样一个问题并非是无趣的：为什么在一个1973年的命题中，断言史密斯先生，就在我对面的那个人，于1983年1月5日早上8点死去，似乎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个命题在语法上无可指摘，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命题一样：在命题“史密斯先生于1983年1月5日早上8点死去”和命题“阿道夫·希特

^① A. C. Danto (丹托),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分析的历史哲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年; M. White (怀特), *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历史认识的基础》), 纽约, Harper, 1965年。